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聚義廳報仇

賢臣見問，帶笑就將奉旨召進京城引見，施忠離歸林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武天虬一聞施忠不在面前，稱了心懷，滿面得意笑容，口尊：「賢公，恕小人失陪。」賢臣說：「請便。」天虬望天雕眼色一遞，當即告退，在僻靜處會議。不表餘寇相陪，且說二寇同到廳後，武天虬叫聲：「兄長，理該冤仇當報了。黃天霸、賀天保既未跟隨，咱們還怕哪個？」商議：即把施不全剝衣綁在廳柱之上，把他剮心，與□二弟兄享祭亡靈，有何不可？二人商議已定，復歸坐位。施公方欲告辭。天虬面帶怒色，大叫：「施不全！今日大王有句話問你：有仇不報怎麼講？」賢臣就知命不遠矣。施公心忠，也不怕了，面無懼色，答道：「有仇不報非君子。」天虬聞聽，拍手大笑，說：「好！」

即喚：「人來，把狗官拿下！剝去上身衣服，綁在廳柱之上，與死去□二寨主剮心祭奠。」小卒答應，一齊擁上。嚇得書吏等，一見嚇走真魂，邁步想跑。濮天雕取刀下了絕情。又將施孝、施安、得祿、得壽綁起，將四人綁在廳柱之上。四人把死都棄於度外，破口大罵。堪堪主僕命在旦夕。二強盜哭祭□二寇方畢，才要去取賢臣心肝獻祭，從外跑進一人，在眾寇面前跪倒，仰祈：「眾位大王，小的奉命四路哨探，今有一起販紅花紫草綢緞商人，路過離莊不遠。打聽明白，只有差官四名保護，本領平常，特稟寨主。」二寇擺手，再去哨探。小卒趴起而去。天雕說：「依愚兄看來，施不全好似籠中之鳥，還怕他飛上天不成？我們先去滿載而歸。」那眾寇一齊出門，各騎上馬前去。

且說施忠、王棟、王梁三人，自從施公告別之後，心中掛念施公。催馬剛過桃花鎮，帶領了眾人；正要奔惡虎莊；又聽行路之人言談，眾寇截奪一起人去。施忠望王棟、王梁說話，叫聲：「二位兄長，可都聽見了麼？必是濮天雕、武天虬他二人記懷前仇，今日狹路相逢，截住施公，不能前行。我們快行。」

施公必遭大難！」言罷，好漢催馬如飛而去。

眾寇正被李五一陣彈弓，打得著傷。無如強寇比先愈多，將李五圍住。李昆正在進退兩難，認得是施忠，李昆不由大喜，忍不住大叫：「黃老弟，你從哪裡來？想殺我李五哥。」施忠心中只記施公，留心細找，耳內忽聽李五二字，按馬一看，原來是鏢行神彈子李五。又望那邊瞧見濮天雕、武天虬，並不見施公與家人馱轎驢子。施忠這才將心放下，帶馬上前，帶笑回答：「李兄長可曾會過武、濮二寨主麼？」李五說：「久已聞名，未曾會過。」施忠說：「今日應了俗語：大水沖了龍王廟喇！沒得說，今求眾位賞我黃天霸點臉，大家笑合笑合，也免旁人恥笑。」言畢，催馬過去。眾寇一見施忠到來，一齊來到近前。惟有天虬、天雕心驚，無奈叫聲：「黃老弟，貴體可安？」施忠陪笑答道：「二位兄長，與眾家寨主，近來康泰。」

施忠又問武、濮：「寨中二位嫂嫂可好？」二寇回答：「托賴安好。」又問說：「二位兄長難道不認得李兄麼？」二寇回答：「不曾見過。」施忠說：「列位不用動手，大家見見。」話猶未了，王棟、王梁也到。眾人不識。施忠代答，望眾寇說話：「你們不認得他兄弟，這就是常說的王棟、王梁。」彼此在馬上拉了拉手，見禮已畢。施忠說：「眾位仁兄老弟，容我一言奉稟。這位李兄長，名昆，綽號神彈子。結交遠近朋友，貫走鏢行。今日到莊，他算一客。」大家含笑說：「咱們既涉江湖，朋友要緊，免傷和氣。」二寇依言。李五聞聽，下馬收弓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恕小弟多有得罪。」言罷，李五收拾貨物起程，告辭施忠等而去。

施忠見李五去後，望二寇說：「兄長，小弟進莊拜見嫂嫂。」

二寇聞言，不免心中著急，答說：「老弟高情，我二人回莊替賢弟代問。」施忠聞二寇言，不由疑惑。天虬、天雕思量施忠必要進莊，說：「黃老弟休要客套，咱們勝似同胞，一母所生，如何惱著愚兄？」彼此說話，一同進莊。天雕催馬到僻淨處，叫心腹小卒，速即回莊，如此這般。小卒答應而去。施忠說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請問：此廟收拾的很好，未知內裡供著何神？」天雕帶笑回答：「此乃姓許的重造一座三義廟。」施忠說：「很好！三義廟。但不知廟內有趙雲無有？就與咱們一樣，南有四霸天結義：賀天保居長，天雕居次，天虬居三，我豈不是四弟趙雲麼？」天虬說：「老兄弟你比趙雲還使的，怎比兄是一個魯莽張飛！這算你賴我了。」說畢催馬進莊。到了門首，一齊下馬，彼此謙讓進內，眾寇左右相陪。小卒上前巡杯。天虬望施忠說話，口內連呼：「老弟，你不在江都縣跟官招福，未知到敝處何干？想當初願結生死，都在綠林很好；偏你要想妻榮子貴，洗手不幹，又不稱心。」施忠聞言，氣惱在胸，為施公忍耐在心，帶笑說：「三哥，你的話講得不是。我天霸雖作綠林中人，誰不曉得專載貪官污吏，愛勸孝子賢孫！當日因眾友，才到江都縣裡行刺。施老爺哪知是位杰俊。施公進京面聖，我如要跟隨，何愁不得高升？小弟因為祖塋在此，豈肯斷了祭掃，棄其墳墓？故爾直辭施公不去，為的廬墓守孝。三哥言我天霸之過，豈有此理！」天雕聽此一番急話，連忙高呼：「小卒，換大杯上來。」小卒答應，登時拿到。武天虬說：「老弟休要記念在心。」好漢接酒，用手舉盞；看光景，難以問話，故意連飲數杯，現出酒形，裝作說：「我已醉了。」眾寇說：「老弟量如滄海，緣何說醉？千萬不可逃席。我等敬酒。」施忠回答：「少陪。」就邁步出廳閒步，走到馬棚邊，從門縫細觀——終被他看出破綻來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